

偏見還是遠見？——文化及藝術評論交流會

日期：2011年4月15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30分

地點：香港城市大學教學樓5樓G5-216室

嘉賓：廖偉棠先生、許知遠先生、林沛理先生

主持：馬家輝博士



林沛理

主持：

先介紹三位嘉賓。廖偉棠，生活在香港的著名華人作家。廖偉棠住在香港，但很多創作在大陸發表。他是個詩人，也寫小說。許知遠，目前住在北京，是全方位文化人，寫很多評論，是年輕世代的啟蒙者，他在《亞洲週刊》的專欄很厲害。提到《亞洲週刊》，還有林沛理先生，同樣是《亞洲週刊》專欄作家，內容牽涉文化、政治、電影，還做很多教育出版工作，是香港少見的獨立評論作家。請林沛理先生先發言。

林沛理：

我想談談在互聯網時代如何做評論人。When everyone is critic, no one is critic。言論自由好像已經「民主化」。韓寒為何在這年代冒起？與其身份很吻合——賽車手——快是最重要。雖然我覺得他的世界觀

不很完整，但起碼對大陸產生即時回應。大陸發生的事情很多，遠超過香港可以提供的寫作題材。事情太多，報紙媒體的回應變得太遲。博客可以有即時回應，每人有自己意見。而影響力正建立在對事情作出迅速回應。很多人批評韓寒沒有深度，不夠紮實。但韓寒的評論影響力不在於深度，而在於速度。寫得如韓寒般快也不容易，不是理論基礎而已。他每小時都要寫，都要留意發生甚麼事。互聯網，最重要快。與以前寫評論、深思熟慮的寫作不同。韓寒的成功，提供了新的寫評論方法。當每人都可以表達，每人都是食評人、影評人，多到不得了時，如何變成一個領導意見的人？快，造就了韓寒。

至於香港人比較熟悉的龍應台，是以評論人身份說故事。龍應台有很多擁躉，她的親和力、知名度很高，是少數得到成功的嚴肅作家，很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。她提出的關鍵概念「中環價值」，一萬字左右，但影響力很大。至於《大江大海》這本書是頗危險的，因為說書人、敘史人的影響力很大。現代最重要的大眾娛樂就是聽故事，最受歡迎的電影都是敘事的藝術。故事不但是娛樂，也是造新聞的方法。香港的暢銷報紙如《蘋果日報》、《東方日報》，都用說故事手法去寫。所以當評論人以說故事手法去寫作，可以滿足讀者。

掃興的人

但人需要聽故事這毒癮有明顯缺陷。因為現實不如故事完整和黑白分明。現實的複雜，不能以故事形式表達。評論是為了追求真相。寫評論的有效方法，不是很多人做到。……

我和許知遠，採取的都是逆流而上的寫評論方法。我曾經為許知遠新書寫過一篇序，稱他為一個「掃興的人」，其實我也是，會說與主流相反的話，質疑傳統智慧，希望從表象看到本質。例如北京舉辦奧運，舉國歡騰背後有何問題？近期我有篇自己挺滿意的評論，是說《清明上河圖》，解釋為何這是能代表國家的畫？執政者願意把清明上河圖代表中國？運

到香港？當作一個教育工具？歷史意義、和價值何在？它掀起全城熱潮，背後又有甚麼意思？

寫評論與表達意見有本質分別。大部分評論是表達意見，表達立場。真正的評論，是建基於現實，經過深思熟慮，背後有證據。寫評論不單為事件提出觀點那麼簡單，我喜歡用的字詞是「視角」，即提供一個看事物的角度。有效的角度，可以令事情改觀。在網絡時代，一個認真寫、有角度的評論令你了解世界，即使是歪曲的，有盲點或有偏見的。

廖偉棠：

我自己定位是個詩人，但評論佔了我寫作生涯很大部分。我開始寫評論是在十五、六年前，那時候是紙上媒體時代，人們需要意見帶領人，不論是編者、讀者也期待有人帶領。

大家可能有所不知，詩人都是風花雪月一番，我卻希望對不同領域的東西都有認識。我看完一部電影，就寫影評。剛開始寫評論時，對很多主流論說都有一種本能懷疑。大概到零三年給《明報》、《號外》寫文章，開始對自己有要求。我想評論也可以像詩一樣，能夠鼓勵分享，希望這些文章過了十年還有人讀。詩無可否認可以長遠流傳，因為詩的很多東西是人共有的，超越時間，但評論就很難做到。尤其香港的報章要求跟新聞扯上一點關係，否則寫得再精采也沒用。

寫評論以後，我寫的詩和文學思維都發生了改變。但很少寫散文，一年只三、四篇，評論卻更多。因為我覺得散文很多東西可以用詩、小說去表達，散文是很難梳理自己的一種文體。寫評論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更理性。我很多文章的寫作過程是這樣的：我自己會回答自己的疑問。我很喜歡這種寫作過程，寫的過程就是意義的所在。

另外我想談我所經歷的、跟兩岸三地不同的經驗。各地的評論環境還是不一樣。把一篇文章拿過來看，就可以看出是在台灣還是內地寫的。比如說，有時候給大陸寫文章，要做自我審查。但台灣很縱容



廖偉棠、馬家輝



許知遠

我。而且台灣有種很大膽的評論，可以用小說、詩歌的手法引伸到評論。

自己是意見領袖

香港就不一樣。在香港寫評論，稍為有一些主觀的東西都不可以。但這種客觀性是根本不可能做到。為甚麼不可以按著自己風格去寫？所以香港的評論慢慢變成兩種，一種是《明報》那種比較個性化的評論，一種是報紙的論壇，很乾巴巴的觀點臚列。還有就是副刊，《星島日報》那些，會有失望感。他要求你介紹一個現象、電影、藝術品，無視你的評論。中港台來說，香港的評論還不是太好。我們應該思考可以跟讀者說甚麼，而不是讀者要甚麼。

最後想談談微博這個新的評論空間，微博跟Facebook不同，我更喜歡玩微博。因為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人反駁你，看你的東西，有一種互動，訊息傳播的過程會變形，中間又衍生新的東西。譬如我發了一條微博，很多人轉發，最後得出的結果連我也想不到。

很多人上微博，只關注名人，但我關注了很多普通人。很多名家就是意見領袖，但現在意見領袖的時代在慢慢過去，像韓寒本來無意成為意見領袖。現在每年會選時代領袖，但人們都已經不太感興趣，誰的話真正能代表複雜的國家？只能夠靠我們自己成為一個意見領袖。而

且微博會形成評論氣氛。有很多我所關注的普通人本來只是轉發名人的話，但慢慢變成自己在說話，說出對某事情的觀點，原來只傳播別人說法，後來就改變了。

許知遠：

評論者都是在推動改變。這解釋了為何梁啟超一八九九年開始辦他的《清議報》，評論當時中國的政治社會事件。他們對當時的中國產生了一種巨大的轉變。所有東西都是透過評論去轉變。所以我覺得評論有一種更大的意義。很多人常談到現在是一個大同社會，之前大眾社會的抗議能力，由於沒有微博出現，很多都沉沒了。但現在有更多人用網絡這種新工具來表達意見，他們對世界的看法都會表現出來。

香港的老師或者會感覺到中國現在的社會，黑白顛倒、是非不分。所以我覺得此刻身為一個評論人，要對事情負責，給觀眾一個座標。

寫評論可以發現新世界。我特別喜歡文學批評，它跟小說同樣有價值，因為它可以創造新的世界，當中的語言節奏、對世界的觀察，都充滿了搖擺、想像空間，我覺得非常有魅力。

評論鞏固偏見

觀眾甲：

我想問三位講者，評論人寫作時需要顧及讀者感受嗎？我不喜歡韓寒，如果評論重點是取悅讀者，就會忽略真正發人深省的深思。在互聯網時代，寫評論究竟要顧及讀者，還是要顧及中港台市場要求？

林沛理：

這就牽涉到為甚麼要看評論。廖偉棠也提到香港是市場價值先走的。香港報紙雜誌的專欄都是表達意見。不止文字，電台、電視節目，都有發表意見，由此可見評論、意見是有市場的。很多人閱讀評論、聆聽傾談節目，是希望得到共鳴。他們想聽心裡同樣意見，想由一些具



林沛理

知名度的公眾人物認同他們、肯定他們的想法。但這樣做是有危險的，因為評論會造成鞏固偏見的效果。例如早前香港人對新移民的偏見。有時候人會去表達意見、附和意見，從而感到自我感覺良好。

另外一類人，是因為不知怎樣想而看評論，希望從中得到啟示，想別人告訴自己背後的原因。例如看電影，你不知為甚麼你覺得這部電影不好看，於是你去看影評，發現別人評論這部電影的缺點，你就從中肯定這是自己不愛看這電影的原因。可見評論是種表達好惡的東西。

另外，評論的第三目的，就是提供你沒有想過的觀點，即與主流完全相反的觀點。我自己最喜歡看這種評論，可以反省自己想法是不是偏見。這類評論是最難能可貴的，因為供應越來越少。但真的改變世界正正是這種評論，例如馬克思的評論、佛洛伊德潛意識評論。這些觀點，都是之前沒有人想過。其實我們不要求這類評論經常出現，這視乎讀者分不分得出好的評論。

用詩的角度分析

廖偉棠：

我喜歡寫的、看的評論，是能令我對某個話題有新的觀點。我會願意去聽在某個範疇的人談論那個範疇的事情，這會有更多新的看法。讀者是想像出來的，我不能建構模糊的共同體。大陸社會將一件小事變

成討論的話題，像之前的錢雲會事件。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，我的切入點跟別人不一樣。很多人從土地結構問題切入，我是從農民用他手錶的拍攝功能把最後十分鐘拍下來作為切入點。我說這是一個人用生命拍下的照片，我這樣去分析。這令我想起一首詩，一個孩子已經死了半個小時，但手錶還在轉。我用詩的角度去分析這事情。這不止是美學上的意義，而我是通過美學的態度去表現。很多人對我這文章有意見。我模仿《百年孤獨》去寫。你不可能渲染沒見過的事情，但我通過這事，思考為甚麼人的命運那麼悲愴。

觀眾乙：

我想問許知遠先生，怎樣培養與別人不一樣看法。

許知遠：

你問這個，讓我想起小說家。其實只要甚麼東西都去看，懷著一個充滿好奇的心情便可。例如特別觀察一個人的表情。我在北京也有觀察街上人的表情，我覺得這種訓練特別重要。

觀眾丙：

評論有助理性思考，思考會令人產生新體驗，這會對寫作有幫助嗎？

廖偉棠：

當然有影響。我很耿耿於懷，為何國家變成這樣，因為我中學和大學都在大陸唸，中學時經歷六四，我覺得自己與中國不能割捨，我不能把國家置之不理。最初是完全感性的，有很多痛苦、悲哀的感受。後來慢慢地我的詩也多了批評性。

寫評論是危險的

觀眾丁：

我想問這麼多位評論人，怎樣看香港的評論被用作攻擊的手段？我留意到最近一些有關菜園村朋友、八十後的評論，他們被利用、標籤，這是否與評論本身是為弱勢人發聲的作用相違？

林沛理：

你不應說被利用，好像背後有甚麼勢力。其實即使不是利用，評論本身也有偏見。寫評論是很危險的，因為容易把自己的偏見表露無遺。特別是把自己觀點表達強烈時。但評論一定要這樣做。我覺得寫評論的人是很慷慨的，因為他們把自己赤裸裸地表達在人前。

你剛才提到一點挺有意思，就是寫評論的功能和原因——為弱勢社群發聲，這是挺理想主義的。評論就是因為你有些東西想表達，就像骨哽在喉嚨。其實評論不很理性，只是想把意見表達，當中會夾雜盲點、偏見，一切都視乎看評論的人自己有沒有判斷能力。當你見到一些偽邏輯，便需要自己去分辨。

廖偉棠：

這其實有一個原因。現在的老評論人已成為既得利益者，無可能動搖。而報紙本身就是資本主義，都是既得利益者。例如《信報》，假如你的評論罵地產商，像陳雲，專欄就會被停。其實你可以到網上論壇發表意見，高登論壇也可以，不一定要紙上媒體。

觀眾戊：

我就是不知自己想甚麼而看評論。如果要看和自己觀點相反的評論，有甚麼文章值得推介？就是那些能衝擊思考的評論。另外想問你們怎樣看社評？

林沛理：

我推介《New York Review》。每兩星期一次，不是經典，但對時事話題會提出獨特的理解角度和觀點，在西方知識界是重點推介。

廖偉棠：

你可以看一下民初時期、一九四九年時的評論，尤其那些大學者寫的。他們的文章很明白清晰，思路特別但又不為怪而怪，超越當時中國的評論水平。